

過度強調女性的性別特質或性別角色刻板印象，並加以貶損（或明褒暗貶）。如「妳們女人碰到事情就是只會哭」，「女同學們一定把××學念好，將來才能管好老公的錢包。」等。

性別歧視及對性騷擾被害者二度強暴的言論，如「××學院的女生是花瓶」，「女性主義者都是一些沒人愛、心理不平衛的醜八怪」，「誰教妳穿得那麼涼快？被摸活該！沒

(一) 「性騷擾」的定義，很難將所有可能發生的具體情節一一列舉，而是強調在權力或力量不平等的兩性關係之下，一切令女性感到不安、焦慮、受迫或受傷的行為與環境。重點不一定在「性」，而在於「權力（力量）」。

性別騷擾（gender harassment）：這是最廣義的性騷擾。舉凡一切強化「女性是次等性別」印象的一切言行，包括各種帶有性意涵或性別歧視、偏見的言論，以及侮辱、貶抑或敵視女性或同性戀者的言詞或態度，都在此之列。這類的性騷擾行為，事實上充斥在我們四周，並且為時已久，卻因社會因循的父權觀念，使這些行為被一再默許，甚至視為理所當然。

常見的例子有：過度強調女性的性徵或性吸引力，如「小姐，妳長得好性感」，「妳和波霸葉子媚有得拚」等。

在一般的校園工作場所中，性騷擾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廣。小到性別歧視、偏見的言論，大到強暴，都是性騷擾。我們可依情節輕重，大致將日常生活當中常遭遇的性騷擾行為區分如下：

# 性騷擾的定義

講黃色笑話是性騷擾的一種嗎？有學者認為是，並希望以立法方式予以絕禁，也有學者認為，是或不是，端看講黃色笑話的時機和對象決定，還有學者鼓勵大家一起來講黃色笑話。

以下是來自各方針對該話題的意見，兩篇訪問稿、兩篇摘錄自清大最近出版的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

講黃色笑話算不算性騷擾

一則黃色笑話好笑與否，應該考量場合、笑話內容。當它引起在場女性的不安或不悅時，說黃色笑話來表示嗎？幽默感一定要用黃色笑

# 講 講

# 黃色笑話也不錯

算是一種性騷擾的行爲。而且，性騷擾的認定，是以被擾者的感受為標準，而不是以騷擾人的觀點作標準。因此以聽者為立場，界定講黃色笑話是否構成性騷擾的標準，則有以下兩點：

一、笑話本身的品質，有些笑話水準較高，語帶機鋒，抑或一語雙關，而且在表達意思時較為含蓄，多被人認為是幽默風趣，無傷大雅的言詞，如某報紙曾登載一男子變性為女人的消息，其標題為：「肥了櫻桃，瘦了芭蕉。」這種笑話被一般人認為說無妨。反之，有些笑話用詞低俗，語言粗暴，使人感到俗不可耐，進而覺得說笑話的人態度輕佻，有心要性騷擾。

說董笑話，會被視作比第四種更重的性騷擾。

情境因素除了在場者性別、人數之外，場合的公開或私密，聽者和說者之間的熟悉或陌生，都是認定性騷擾的要件。

其實人不分男女，都會對有關性的事物產生好奇和慾望。因此，黃色笑話若運用得宜，在合適的情境中展露詼諺，還可以點綴平淡的生活。

然而，當說者漠視在場聽眾的感受，並用粗暴的措詞表現內在的性衝動，那麼聽者將感覺不被尊重，進而造成反感。此時，說者自作聰明的言詞也就造成性騷擾了。

# 說葷笑話造成性騷擾

◎吳中杰 合大二年級學生

不過，雖然講黃色笑話成了言空慣的現象，但是它是否於有意無意間扮演了性騷擾、性侵犯的媒介，頗值得探究。

性騷擾是在「性」這一方面的挑逗及冒犯，並使人感到厭惡和排斥的一切行為。因此，言語上的冒犯，也就

近年來，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，講黃色笑話也跟著成了禁，人們開黃腔已非怪事一樁，甚至連廣播、電影、電視、報紙等大眾媒體，也都有它的存在；市面上更出現專門講黃色笑話的專書，據聞銷路不錯哩！因此事實上，說黃色笑話已然跟喝白開水一般，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（部分）  
被害者覺得不舒服，不論動機如何，加害者的行爲或情境皆算是構成性騷擾

# 黃色笑話

## 不好笑

## 女性與黃色笑話

# 爭取發言主權

◎林芳玫 政大副教授

如果這名女性反應平和，甚而指出黃色笑話裡隱含的男性焦慮，那倒是四很好的反擊，使這名男性反而錯愕不安，不知所措。女性也講黃色笑話是以牙還牙、同流合污？我認為女性以黃色笑話回應率先開黃腔的男性，是具有教育意義的，選擇以男性的身體與性表現爲題材的笑話，讓男性親身體會身體被切割與被物化是什麼滋味。在講黃色

大部分黃色笑話，令性反感不只是不雅或骯髒，而是把完整的女人矮化、物化為某種個別器官，加以嘲笑，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女人的胸部：尺寸大小、高低、曲線都可以成為消遣的對象。不過，黃色笑話的內容相當廣泛，其實有不少是以男人性器官及性能力為玩笑對象，這些反映了男人的性焦慮與被閹割的懼懼。如果一名女性一聽起黃色笑話就不勝嬌羞狀或是滿臉尷尬，或是義憤填膺，那麼對開黃腔的男性而言正中下懷，他就想捉弄女性，看她的窘迫。

女性的騷擾與侵犯。在此建議女士們準備幾則調侃男性的笑話，有機會時可以派上用場。其實，有些黃色笑話就像政治笑話一樣，以輕鬆的方式傳達出被壓抑的人性，不失為創意的表現。

換言之，黃色笑話的內容本身無所謂好壞，端看講的人的動機以及場合。希望男士們一起來推動兩性平等的理想，使男女兩性都能講具有創意的黃色笑話。

笑話時，女性也藉此機會練習，如何反客爲主，站在主動的位置在語言層次上把男性身體與器官拿來審視、評判、檢查一番。在邁向兩性平等的過程裡，女性不得不採取一些使男性不安與不悅的反擊策略。反擊不是爲了報復洩恨，而是在適當反擊中發揮自己的創造力，並給男性帶來震撼與啓發。當兩性關係能建立在平等與尊重的原則，那麼黃色笑話才是真正詼諧幽默，使人莞爾一笑，爲日常生活增添樂趣。

目前與性有關的事情仍是雙重標準，縱容男性而約束女性。在此情形下男性講黃色笑話也是一種對

幽默感一定要用黃色笑話來表示嗎？一則黃色笑話好笑與否，應該考量場合、笑話內容。當它引起在場女性的不安或不悅時，說黃色笑話的行為即是一種性騷擾。再仔細觀察生活周遭：講黃色笑話多為男性，而女性多半聽不懂；相對之下，女性說黃色笑話，則被視為「男人婆」、「三八」。

事實上，不少黃色笑話是以女性為取笑對象，帶著歧視意味。因此，我們不是要禁止黃色笑話。而是想說，當黃色笑話不好笑，且表現出不尊敬女性的態度時，女性即有權表示她不喜歡聽，並非沒有幽默感。（取自清大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冊——小紅帽隨身包）

【記者夏念西報導】中央大學外文系教授何春莊認為，處在性是一種禁忌，性不能談的社會裡，其實黃色笑話提供了性壓抑的宣洩辦法，以談笑方式為一向壓抑性的現象找到出路。

話的受害者，倒是暴露了兩性文化教育的問題。她解釋說，女性在被教育之下，總是一副乖乖噠，不僅沒有侵略性，遇到被侵害時，也因為怕傷身氣而忍氣不好意思說出來；然而男性卻被教育成有探索、侵略的個性。因此講黃色笑話也不是單純的男人欺負女人的問題，它還揭示兩性教育差異性。春莊則認為，現階段立法是可提供保護作用，保護

那些還沒有能力反擊的女性，不過這也並不礙其他對黃色笑話沒有感覺，也樂於此道的女性。雖然如此，即使她並不反對立法以禁止黃色笑話，但是她認為，果真立法反而加強既有的性壓抑、加強父權體制的制約，使女人更因此不能看、不能聽有關性的事物和言詞。所以她以為，以反黃色笑話試圖保護女性，而不是好事，因為加著這層保護，等於是製造一個更沈靜的性空間，加強社會性壓抑的現象。